



源於奧運 李漢源

體育盛事之都遙遙無期

疫情至今已擾攘多時，但依目前情況好像仍未看到終點，每天還有幾千人感染，那麼香港國際體育賽事什麼時候才可恢復呢？盛事如國際七人欖球賽、香港羽毛球公開賽、女排大獎賽等等，已經停辦了兩三年，有些體育總會雖然計劃了今年下半年恢復主辦賽事，但仍然要面對很多困難：如果選擇用閉環式管理，經費成本一定倍增；即使不用閉環形式，外國頂尖運動員亦不想來香港比賽，因目前香港還要在酒店檢疫隔離7天，試問一個運動員怎會願意在酒店房間內7天，什麼正規的練習都不能進行，檢疫完成後的體能怎樣比賽呢？其實全世界大部分國家地區目前已經不用隔離，正常作比賽，那麼讓運動員選擇，當然就選擇不來要隔離7天的香港，看來香港想成為體育盛事之都，距離愈來愈遠了。

疫情除了影響香港體育賽事，也影響香港電視台去轉播大型體育盛事意慾，因為毫無疑問會虧本。去年幸好政府出手，購買東京奧運會電視版權給電視台去轉播，全城觀眾可享受奧運；但今年卡塔爾世界盃，暫時政府仍未有消息會購買世界盃版權，相信要靠各電視台自己購買，香港觀眾才可收看。或者電視台可以用疫情經濟影響下的理由，嘗試把世界盃版權費壓低，像東京奧運版權費也在疫情下跌價一半，疫情下世界盃版權費應該有潛力壓低至2,000萬美元，但即使電視台能以2,000萬美元購買，連製作費等也會虧本約1億港元左右。

有時真不明白，全球疫情下，為何香港及內地體育電視版權費下調，相反歐美體育電視版權費則上升呢？是否歐美市場復甦比較快，還是他們市場（Marketing）處理得比較好，商業性地「做大個餅」，讓各持份者都可以分一杯羹呢？日前蘋果公司（Apple TV）公布與美國職業大聯盟（MLS）合作，由2023年開始全球直播所有賽事，10年版權費達到25億美元。足球球迷觀眾都知道美職聯賽目前在全球可觀性足球聯賽排名一定10名以外，怎會有人願意付費收看呢？過往香港也不會買版權而去轉播。Apple TV把MLS與其他各地聯賽細綁式一齊發售，這是做生意手法，加上2026年世界盃在北美舉行，也是世界盃宣傳方式。雖然市場上也對Apple TV評價褒貶不一，但如Apple TV想進軍體育市場，不得不豪賭一次。

美職聯，無可否認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足球聯賽，從1993年成立，短短30年間，由10支球隊擴展到目前的28支球隊，還邀請加拿大及墨西哥球隊參與比賽，雖然進展得快，但比起其他聯賽看來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成熟。美職聯10年版權費25億美元看似天價，但比起其他聯賽：英超2022年-2025年，三賽季55.3億歐元；西甲2022年-2027年，五賽季49.5億歐元；德甲2021年-2025年，四賽季44億歐元；意甲2021年-2024年，三賽季25.5億歐元；法甲2021年-2024年，三賽季7.5億歐元，這樣比較起來，美職聯版權費就不算貴了。



方寸不亂 方芳

自由與自私

政府新班子上場不足半月，施政的號角吹響了，敲定公務員加薪方案，增加深圳灣口岸檢疫酒店名額，公布防疫方案一環扣一環。這速度之快，香港居民還真有點不那麼習慣，「熱飯」怎麼來得這麼快？以前一項政策的推出，眾口多詞，擾攘多時，到政策落實時，已是「冷飯菜汁」了。吃慣「冷飯」的人，一下子吃起「熱飯」來，歡喜之餘，還得一口一口來吃。

居家隔離的確診人士，明起需戴上電子手環，確保不離開居家範圍。政府又預告會在「安心出行」實名制，加入「紅黃碼」，以「紅碼」識別確診者，「黃碼」識別居家健康監測的入境人士，限制以上兩者進入多種高危人群處所，如醫院、護老院及餐廳堂食。

一聽到「限制」，就有人嘩嘩啦啦扮專家：「總之你住區有人染疫，全區都不能出街」。事實並不是如此，這陣子，新任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多次解說，其實限制範圍很窄，只限於確診者和入境者，這只是少數人，這樣反而是保護了大部分未受感染的人不會擔心病毒「周街走」，可以繼續正常活動，「精準防疫」，這不是很好嗎？

有人說，此招可能令某些確診者逃避上報，也真是應了盧局長說的，「自由」與「自私」有時容易被混淆。如果你不幸中招了，或者你從外地返港健康監測中，暫時失去個人自由，為其他人着想，不是很應該嗎？

現時入境人士需到酒店檢疫最少7天，當局正考慮把部分檢疫期改為居家健康監測，意味將來的入境者可縮短酒店檢疫的時間。香港既要與內地通關，又要聯通國際，放寬入境檢疫是必然的方向，但又不能讓病毒「周街走」，所以在居家健康監測檢疫這一環，是要花心思做好。

既要保人命，又要保經濟，我們已被困了2年多，欲要走出去，又要迎客來，需支持政府放手打開這困局。



書聲蘭語 廖書蘭

「一城兩制」的由來

2022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香港社會各界都熱烈慶祝這一個歷史上光輝的日子。

話說25年前（1997年）因為英國租借新界99年租約到期，必須還給中國，故而觸發整個香港（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一起歸還給中國，這是香港回歸的歷史事實。

新界是租借地，租約到期了！這件事對一般人來說，可能根本不知道，但對於新界原居民來講，是一件天大的大事。根據鄉議局檔案資料查到，在1977年至1979年間，有新界元朗鄧姓原居民，在英倫三番四次向英國議會表達關於新界土地99年租約期滿以後，如何後續的憂慮？

話說1898年，英國向清朝的李鴻章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界99年；簡單地說，中國是大業主（Landlord），英國是租客（Tenant），租約到期，面臨是否歸還？還是繼續租借？有關這方面的擔憂對港九市民來說，比較陌生，也無須關心，正所謂「事不關己，己不勞心」；而對新界原居民來講，這是自家切身的土地傳統權益。

如此經過三五光景，終於把這聲音傳到了唐寧街十號，女首相戴卓爾夫人在日理萬機中，決定於1982年9月24日抽空前往北京一趟，與鄧小平見面談一談，英國方面的主觀願望是繼續租借新界，但當戴卓爾夫人向鄧小平提出時，鄧小平立即表示，這是國家的主權問題，沒得談！3個不平等

條約通通都要收回來！由於新界租約到期而牽動起整個大香港波瀾壯闊的回歸。

1898年7月1日，英國正式租借廣東省寶安縣三分之二的土地，稱之為新界（New Territories），經過9個多月於1899年4月，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為安撫新界原居民憤恨的情緒，出示《安民告示》「示諭」各居民：「原有土地、財產、風俗、權益維持不變。」因此，原居民在這個保護傘下安生地生活了99年；繼而基本法第40條列明「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區政府的保護」，被視為是《安民告示》之延續。

眾所皆知基本法「一國兩制」50年不變，這也意味著《基本法》第40條的「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受香港特區政府的保護」維持50年不變。

1997年以前，新界原居民實行的是有別於港九的制度；1997年回歸以後，新界原居民在《基本法》第40條的保護下，實行的也是有別於港九的生活制度；因此在我

研究新界原居民傳統文化，拙著《被忽略的主角》得出了兩個結論：一是香港回歸是新界租約到期而引發的，二是新界自1898年至2047年實行的是「一城兩制」；書關於回歸15周年之際（2012年7月1日）在《亞洲週刊》第26期發表了《從一國兩制到一城兩制》。近年這兩個理論基礎，包括「一城兩制」這專有名詞見多位學者贊同並引用，如劉智鵬教授，我感到十分欣慰！



◆《基本法》第40條被視為是《安民告示》延續。

新界鄉議局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十叔口中8個字

人家電腦出了毛病，總有個青年IT救星朋友，而我這個電腦笨蛋的長期電腦顧問則是鄰居的十叔，最近電腦又出毛病了，十叔上門，一眼看到我電腦桌上滿堆VCD和連帶着的「手寫板」就皺眉說：「怎麼還是這個老樣子？」

他一句「老樣子」，也教我好不尷尬，上回他為我修理電腦時曾說過：「有了筆記簿電腦鍵盤面前左邊小方塊滑鼠，就比拉線Mouse方便好用得多，學曉輸入法，就不必頻頻更換手寫板了！」

我說Note Book滑鼠不順手，他搖頭答我，萬事起頭難，小時候你媽教你用筷子不是像洋人那麼甩甩漏漏嗎？什麼事開始時不是一學就曉，很多賽跑冠軍小時學走路，初初還不是跌跌撞撞？指頭靈活以後這滑鼠便好用了；學曉輸入法，就不必像仔婆般用到拖拖拉拉的手寫板。

十叔口頭禪有8個字，就是「一勞永逸，事半功倍」，說這8個字是決定每個人做事成功的重要因素，他謙稱自己就算不是成功人物，但堅守這8個字，至少做起什麼事知難行

易，事事順利得多，凡事開始不怕艱苦，經過磨練之後，自然水到渠成，如虎添翼了，最重要的是節省時間，時間寶貴啊。

十叔說最初出現中文輸入法時，他已經進入中年，不少同輩朋友已視IT為畏途，很多幹文字工作的同事書寫還離不開紙筆，理由是牢記複雜的輸入法口訣太麻煩，十叔偏偏喜歡接受新事物的挑戰，反而有興趣克服輸入法這個新玩意，不止學懂中文打字，還跟年輕人一樣從286/386開始起步，一直深入探索不同年代的電腦「五臟」，甚至隨自己心意改裝它的內部結構，他笑說這點研究精神，打從他「十仔時代」已如此，年輕時買來什麼電器產品，總愛拆開研究一番，這點興趣至今依然不減，他憑着這種基因才令他做起事來事半功倍。



◆一勞用「力」出奇花！ 作者供圖



百家廊 李大春

剃頭匠

許像老宋這種社會底層的人就喜歡把文化人寫的字當墨寶吧。

3個剃頭匠中我更認準宋師傅的手藝，那時還沒有電剪，剪頭髮用的都是洋剪，洋剪又分單手剪和雙手剪，宋師傅善用雙手剪，一隻手抓着洋剪固定手把，另一隻手抓着活動手把不停地「呀啞呀啞」左右搖動，頭髮就像割草機收割稻草，齊刷刷地落下來。每當宋師傅的洋剪在我頭上「呀啞呀啞」作響，我就閉上眼睛，感受那如同駿馬奔騰的馬蹄聲。在理髮店洗頭那也算一種享受，雖說那時還沒有自來水，但理髮店把一隻木桶掛在牆上，桶中開了個孔，孔上安個水龍頭，洗頭時，用大鍋燒好的溫水先一勺一勺打入木桶裏，而後把頭伸到水龍頭下由理髮師擺布，這種有人伺候的感覺就是比自己在家用臉盆洗舒服多了。當然，我最欣賞的還是宋師傅的刮臉技術，刮臉前，宋師傅總把剃刀在那張充滿油垢的薄刀皮上來回地刮着，磨鋒利後，從臉部開始一直刮到後腦勺。我最喜歡宋師傅在後腦頸部的跳刀，那刀輕輕地自上至下跳動着，讓你一身酥酥的、飄飄然的。

宋師傅自有了把電吹風後就把它當成奢侈品，常常出來炫耀，理完髮後總在人們面前亮一下，問要不要吹一個，吹個頭髮加一毛錢。有次我去理髮，宋師傅對我特別殷勤起來，開口閉口「小李師傅」，我知道宋師傅一定有事相求，就說：「有事直說吧。」宋師傅扭扭地略帶不好意思地說：「我的電吹風只吹冷風，不吹熱風了，是不是請小李師傅幫忙看一看。」我知道電吹風的原理，就是電扇把電爐絲加熱的風吹出來，只吹冷風，不吹熱風那就是電爐絲斷了。當我把修好的電吹風遞給宋師傅時，他似乎有些受寵若驚，硬是把我按在椅子上，給我頭上抹上髮蠟，吹了

個造型，還千恩萬謝地把我送到門口。

理髮的次數多了，我稱宋師傅為老宋了。有次理髮，老宋輕描淡寫地談起現在社會上很多人竊電。我隨口答道：「是不少。」他問：「他們主要用什麼法子竊電呢？」我說：「竊電方法五花八門，有脫電壓線圈鈎子的，有跨越電錶接線的，有……」我說着說着警惕了起來，問老宋：「你問這些幹嘛？」老宋說我就隨便問問。沒多久，老宋真的把家裏電度錶的電壓鈎子卸下來竊電，被抓了個正着。老宋苦喪着臉到宿舍找我說：「要罰30元，是不是幫忙講個人情少罰一點。」我說：「活該，吃到了什麼惡果也丟臉的事。」我話說完，又感到自己也有些責任，誰叫我這些竊電方法告訴他呢。我對老宋說：「你拿25元來吧，其他工作我來做。」其實我為了面子好心痛地偷偷幫老宋墊了5元錢。事後，我去理髮，老宋對我就顯得格外熱情了，理完髮，老宋問我要不要掏耳朵？我說沒必要。可老宋話音剛落，卻從褲頭上取下一把精緻的耳耙來，那耳耙純銀打造，一條小龍纏繞在把子上，龍頭向上，二條龍鬚相連組成一個圓。老宋不容分說，將耳耙從我的耳洞中探了進去，讓我頓時感到一陣癢癢又酥酥的，隨着耳耙不斷深入，我有了一種飄飄欲仙的感覺。完事，老宋用拇指在我的耳根邊重重地按了一下，我才從那飄飄的感覺中回來。我問老宋：「你有這樣好的手藝怎不常用？」老宋狡黠地說：「好鋼要用在刀刃上。」我又問老宋幹嘛要偷電？老宋滑稽地學着孔乙己話語：竊電非偷也。我說你們這些剃頭子就是下三濫，難怪人們說：「世上三般醜，剃頭、修腳、吹鼓手。」老宋卻一本正經地答道：「別看我們做的是毫毛小事，用的可是頂上功夫呢。」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林青霞的家

「林青霞豪宅大火……」幸好一家人都平安！這些年，新媒體發達，什麼消息都第一時間上網，而且不停滾動，有關名人的大小事全被搜出來，大名鼎鼎的林青霞家「出事」，自然不例外，符合名人新聞學定義。

25年前，當了媽媽不久的青霞就是在飛鵝山的家接受我的深度訪談，那是她結婚當媽媽後首度公開剖白。不過，看媒體披露的資料，雖然都在飛鵝山，但此家不同彼家。火海中的家比我當時訪問的家豪華得多了。

林青霞算是陪伴我們這一代人「成長」的明星，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雙林雙秦」（當時的台灣文藝片小生秦漢、秦祥林和林青霞、林鳳嬌）是銀幕上下的焦點，那也是台灣文藝片鼎盛時期。不過，出身貧寒的林鳳嬌在贏得影后、遇上成龍後，八十年代初就淡出銀幕，專心當成龍背後的女人。

以「氣質美人」著稱的林青霞卻情困於「雙秦」之間，甚至要到美國避情。那些年，在最美好的年華，這位紅遍全球的大美人的眼神總是游離不定，心情看上去落寞、抑鬱，叫人既羨又惜。可惜，就在40歲那年，她遇到了商人邢李源，當時的時尚品牌Esprit老闆，閃電式

結婚。我是透過其丈夫的助手說服她，趁5月母親節分享初為人母的感受，歷時1年時間說服她。一個全新的林青霞就在自己裝飾簡潔的家接待了我們。她在兩個多小時的訪談中從頭笑到尾，開朗、豁達、健談，一身開適的Esprit，淡淡的黃線上衣配白色及膝下褲，予人輕鬆、恬適、親切的感覺，跟婚前那種崩緊的表情判若兩人。

兩個女兒都在現場，她的女兒愛林剛1歲，看到媽媽和一個陌生的阿姨聊天，似乎疏忽了自己，就在我們面前走來走去，久不久就到媽媽的懷中依偎一下；訪問中途，丈夫和前妻張天愛生的女兒Claudine（邢嘉倩）補習回來，第一時間就投入她的懷抱中，很親暱。她們顯然相處不錯。

記得青霞當時說，自己雖然拍了近百部電影，也拿了金馬影后，但大部分是商業片，對銀色生涯還是有些遺憾的，卻表示不會復出了。如今一見25載，女兒們都長大了，她也在十年前變身為作家，出了3本書。只偶爾在諸如電影首映禮或頒獎禮上看到她，或被記者悄悄捕捉到，可謂真的洗盡鉛華。

「幸福就是簡簡單單。」她當時這樣說，經歷過不平凡，才體悟平凡是福的真諦。



琴台客聚 伍卓榮

自然生於共融

大抵每個花園都是有自己的「台柱子」的，或是一棵樹，或是一叢花。

我的花園裏的台柱子是一株非洲芙蓉。雖然叫非洲芙蓉，但它並不是來自非洲，12年前深圳植物園的張博士把它送給我的時候，它還只是不到1米高的小苗。在我的露台花園裏呆了近10年，長成一株裊裊婷婷的小樹，後來被我搬到新屋的花園裏，種到地下，僅用了1年的時間就長成了三四米高的大樹。

長成大樹之後的非洲芙蓉開起花來，花朵比以往更大更多，渾身掛滿了粉紅色的繡球，看起來夢幻而壯觀，在花園的一角撐起了整個春天。

從露台花園的花盆搬到地裏變成大樹，從裊裊婷婷的少女變成風情萬種的少婦後，它只有一點沒有變：花季一結束，不知名的蟲子們就開始啃食它的葉子。蟲子們不放過幾乎每一片葉子，自己吃飽了，還要把原本綠油油的葉片捲起來，藏在裏面繁殖後代。整棵樹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奇醜無比，被吸乾了汁液的葉子稀稀拉拉，灰濛濛地籠罩在樹身上。

朋友們見過非洲芙蓉最美麗的樣子，看到生蟲的樹，都建議我給它噴殺蟲水，殺掉蟲子，保住綠葉。然而我想了又想，總是選擇一如既往地任由蟲子們在樹上生存下去。我是知道的，那些蟲子們無論如何地吃，總是會把樹上的嫩芽留下來，等牠們吃飽了，繁殖好下一代，枝頭的新葉會慢慢長起來，到了春天，花苞冒出來，整棵樹便又重新恢復它的美麗。

除了這棵樹，花園裏其它的植物長了蟲，我也是不給它們噴藥的。於是，花園裏一年四季都在上演人蟲爭奪大戰，我要在蟲子們嘴裏搶下尚未被咬壞的玫瑰花，以及各種瓜果蔬菜，蟲子們知道哪一樣好吃，牠們一聞吃，我便下手去搶。當然，一個人是吃不了那麼多的，摘了自己夠吃的，也會留一些給蟲子。久而久之，蟲子們與我似乎也有了默契：夏天來的時候，蔓藤上的黃瓜被牠們啃掉一半，但總會留下一些完整的給我，其它瓜果亦是如此。

蟲子們讓我想起了小時候讀過的一部科幻小說，小說裏寫到有一批肉眼看不見的外星人來到地球，它們必須寄生在人類身上才能在地球上生存，它們後來發現自己只要選擇了寄居體，從此就可和對方生死與共，於是它們便想方設法地讓自己的寄居體變得聰明，活得健康，以便能更長久地擁有寄居體。

從最初的染之即死，人們聞之色變，到現在的毒性減弱，感染後容易醫治，甚至許多感染者連症狀都沒有——新冠病毒亦與小說裏的外星人相似，它們似乎也是聰明地選擇了與人類共存，我花園裏的蟲子們也一樣。其實自然界的生物都很聰明，病毒也是，它們都不會犧牲自己的性命去毀掉寄居體。

最近看到一個新聞，說某地投資了幾十億開始建設佔地近千畝的核酸產業園，要去研發、生產與之相關的各種藥物和材料來對付早已對人類沒有太大威脅的病毒，然而這個舉動只是增加了一部分人的收益，更多的是勞民傷財……若是真的將核酸產業化，人們的生活要到幾時才能恢復正常？